

I. Epstein 著

劉連等譯

人民之戰

新人民出版社發行

1940

書名

冊數

議價

編號

北京市

人 民 之 戰

〔 暫改二元四角 〕

外埠酌加郵費

經 售 處	發 行 所	發 行 人	譯 者	原 著 者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-----

各 大 書 局	四 四 一 號	新 人 出 版 社	上 海 靜 安 寺 路	陸 謹 生	化 柯 岸 劉 生 蒂 舟 漣	黎 李 任 思 升 卓 戎 汗	L. Epstein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

版初 月三年九十二國民華中

學。

本書是以一個外國作家對中國事件的觀察所得，用活潑細緻的筆調而寫成的一部報告文

同樣性質的著作，已有好多種了，並且都會很快的被譯成中文，而為中國讀者所熱烈愛好。因為那些作者，曾在中國各處遊歷很久，對中國有實地的觀察和相當深化的認識；並且由於個人的種種便利，還能知道許多甚至是普通中國人所不知道的事，而又能在很好的條件下用筆把牠反映出來，這無怪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。在中國本身還缺乏這類作品的產生之前，我們自也不妨拿這些書的譯本，來滿足我們對祖國的懷念底迫切需要。

而愛潑斯坦氏的這個著作，却更是有着他的獨特之處，過去的那許多報告文學，內容大都只是偏于一面，就是關於此次中日戰事的著作，也沒有一本是作全面性的報導。而本書却是第一次全面地寫出了抗戰的歷史根源，二年多來戰爭的實況，以及抗戰的前途。在本書原本的封面上的一小段說明，倒是頗為忠實的：『本書是對於中日戰爭整個進程的記錄（大部分是親眼目睹的），從戰爭開始直到漢口的陷落——并穿插以游擊戰的整個偉大的背景，民衆的覺醒以及作家與藝術家的片斷敘述——一個全部偉大的故事。』尤其難得的是作者站在一個進步

和正確的立場，而作純客觀性的描摹；但由於歷史的真理，使他顯然對中國人民爲自己的獨立自由而作的鬥爭，表露了同情和欣仰。

因此，宋慶齡女士對於這本書曾經作過的介紹，也決非過分誇張的稱譽。她說：『本書與任何描寫我們抗戰的外國著作不同，因為牠是分析地具體地說到了鬥爭的過去歷史，以及我們民族革命的未來遠景。每一個中國的朋友都應該讀牠。』

本書因爲是針對着此時此地我們周圍的現實的，因此有迅速譯出以饗讀者的必需，所以我特約了好幾位朋友幫忙一起來譯，承大家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譯完一章二章，而使牠得以早日付印和出版，這在我個人是十分感謝的。

本書雖有譯者多人，但會由我詳加校閱，所以用詞和語氣大致上是一貫的。譯時頗感困難的，就是有許多人名一時無法尋出，只得譯音了，希望以後有改正的機會。其他如有什麼錯處，讀者能加以指正，那是最歡迎的。

劉澐

二月底本書付印前

目錄

頁數

譯者的序

一

第一章 這塊土地是我們的

一

——一百年來中國的老百姓都是這樣呼喊着

第二章

抵抗之歌

一九

——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

第三章

挑戰

三三

——蘆溝橋事變展開了抗戰的序幕・中國的新生來到了

第四章

一支軍隊的產生

五七

——趙老太太和趙侗怎樣從六個人發展到四萬人

第五章

玩火

九七

——從上海之戰到中國首都的陷落

第六章

決定

一二五

——和平之門的關閉——中國走上了繼續抵抗的大道	一三
第七章 代價的估計	一三

——戰爭的新階段和中國力量的新生

第八章 反攻	一六
--------	----

——驚天動地的台兒莊之役

第九章 人民之戰	二〇
----------	----

——戰鬥中的晉冀察邊區・華北是我們的

第十章 戰鬥的民主政治	二四
-------------	----

——民主的火花在邊區燦爛的開放

第十一章 新四軍	二六
----------	----

——轉戰江南的成功底人民游擊軍隊的光輝紀錄

第十二章 舉國的抗戰	二九
------------	----

——遍地的抗戰烽火

第十四章

過渡時代

三五一

力量對比的消長和相持局面的來到

第十五章

中國向前邁進

三六七

最後勝利是屬於中國的

木刻

陳烟橋作

某次戰役後第八路軍與日軍的交歡

這塊土地是我們的

抵抗之歌

戰鬥的民主政治

新四軍在京滬線上的襲擊

馬占山的游擊騎兵隊穿過長城

第一章 這塊土地是我們的

當中國老百姓第一次站起來並且說：「這塊土地是我們的！」時候，中國的現代歷史是開始了。

這樣說常是一件危險的事情。

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，中國忍受了對列強的第一次失敗，被迫割讓香港及許多租界，開放海口給外國貿易。其後，偉大的「太平」農民反叛，曾經對滿洲政府說過這話。十年的戰爭，二十萬的生命是喪失了，然而滿清官吏保有了這塊土地。只有外國的鎗彈及外國志願軍的幫助，像佛蘭哥似的，才使他們能這樣做。

一九〇〇年，中國一連串的把安南及東京讓與法國，台灣朝鮮讓與日本，青島讓與德國，旅順口給與沙皇，威海衛給與大英帝國後，「拳匪」說過這句話。「拳匪」是走錯了路，被出賣了，破壞了。中國人民那時候仍是爲了他們統治者的無信與懦弱而支付着代價。

以後的十年，受了西方及日本教育的知識份子說着這句話。他們鬥爭，受苦，遊說；他們失掉他們的報紙，他們的家以及他們的腦袋。在俄國及土耳其這時都發生過革命。在中國後來稱爲國民黨的黨也形成了。一九一一年，牠得到其他團體的幫助，推翻了滿清，爲中國歷史上

的新階段打下基礎。（清朝的最後皇帝與朝臣現在是點綴着「滿洲國」的傀儡宮院）。

一九一五年，當背叛的民國總統簽定了二十一條約使日本實際的統治中國時，反抗者的西南說出這句話。一年內，總統袁世凱想做皇帝，但他看到他的希望是受了致命的打擊，他死了。

一九一九年，第一次學生們在大街上喊出這句話。理想主義的果實以及自決的守護者——凡爾賽條約，把山東省交給日本，這是以以前德國人從中國拿去的。牠承認日本人收買的政府。（該政府內的某些人物，現在北平日本的傀儡政府下當「大臣」。）

北京的街道上，學生在警察的鎗彈下倒下來，埋在他們所不願看到的不經他們同意而讓渡的土地裏。在俄國，德國，意大利，及匈牙利這時發生了革命。在中國，大戰期間，工業急速發展，隨之而來的是工人運動。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〇年成立了。

文學上，青年作家反抗過去的魯鈍的古典派，而第一次的寫出人民每日所說的話。只有略略幾千個字，現在每個人都能講了。他們寫如他所說的，而不會被人笑為粗人，不懂古式。每個人都能了解可以大聲讀着的書和報紙。

華盛頓會議及九國公約迫使日本放棄她在歐洲各國互相火併時，強奪的中國土地的一部份。這時，在華北，敵對的軍閥相戰着，要決定到底是日本還是英國可以首先取得這國家的資源。國民黨及共產黨都向中國人民說：「這塊土地是我們的」，當時她們在軍閥的區域內是非法

的。(日本支持的軍閥張作霖現在死了，是當他變得太獨立時爲他的保護者所殺死的。另一個，吳佩孚在北平以詩酒自娛，對於爲日本人領導傀儡政府的事業還猶疑不決。(吳氏現在也已逝世——譯者註)

國民黨佔據了南方的廣東。國民黨是進取的民族主義者。他是工業家和知識份子的黨，目的要粉碎摧殘中國工業的外人控制關稅的壓迫，摧毀阻礙現代中國工業發展的封建領主制度，以及驅逐北洋軍閥——封建的防衛者以及外人陰謀的工具——統一中國。

工農黨——共產黨的最近目標也是一樣。同國民黨一樣，他們也是從事打倒列強在國內的勢力，從事推毀封建主義及各處封建軍閥。

國民黨領導着新興城市中產階級。共產黨雖是幾年前方組織的，然却已顯示了領導以及組織城市工人及鄉村農民的能力。孫逸仙博士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父，他認識了只有這兩個階級以及這兩個政黨的聯合行動，雙方的目的才能達到。一九二三年，他們締結聯盟。他們共同平服廣東的反叛，那是由廣東封建軍閥及英國匯豐銀行買辦領導的，他們支持叛徒作爲反「共產主義」的堡壘。(今天，軍閥陳炯明是死了——但是他的跟從者仍爲日本人雇用，參加侵略華南的戰爭。買辦陳廉伯，當廣州被佔後，日本第一個選擇他做傀儡市長。)(二)

南方的聯盟支持民衆。

學生說：「這塊土地是我們的」，雖然在廣州及上海英國的來福鎗將他們射擊倒，但是一

個全國性的運動繼續說着牠。

工人說，「這塊土地是我們的」，在總罷工中，他們使香港麻痺，並且牽制着英國在中國口岸的易。

農民說，「這塊土地是我們的」，他們粉碎了他們鄉村裏地主及高利貸的勢力，把鎗托在肩上，走入革命的軍隊中，對抗北方軍閥的堡壘。封建中國的腐爛機構，在他們的前進中動搖了。

孫逸仙博士死於一九二五年春。

他死後兩年，黨的聯盟，各團體的聯合，受了中國所保有的落後情況的障礙而破裂了。國民黨不再支持工農而與地主及買辦聯合了。一般人也不再說土地是他們的了——因為土地已經出賣了。共產黨員在執政者的刀口下被殺害了，或是退到山上的要塞裏。在那邊他們繼續組織被剝削者。

隨着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悲慘的十年。因為南方軍隊大門爭的結果，不是封建制度的廢除，而是與牠們妥協，軍閥中新的內戰又開始了。因為老百姓繼續反叛，無數的軍隊調來對抗共產黨主義的堡壘，他們的存在認為是人民反叛的刺激。

從日本人的觀點看來，情勢是十分好——於是他們就利用牠。一九三〇年。他們很容易的從中國搶去滿洲。那時中國正結束一次巨大的內戰，而開始一個新的反江西紅色共和國的戰役。

——這步中國，爲了內部的政治原因，和滿洲接壤的另一國家——蘇聯是疏遠的。

一開頭，滿洲人民就拒絕做亡國奴。雖然主力軍隊是撤退了，九萬的兵士，幾十萬武裝的工農，許多的將官仍繼續抵抗征服者。在中國長城的南部，將軍們仍就在和人民作戰時，滿洲所有反侵略的人們却統一起來。和日本人合作的滿洲軍閥的名字，在責罵的烟霧中消失了。抵抗的將軍們成爲民族的英雄——全世界都知道。誰會忘了扼守黑龍江的不可捉摸的馬占山，以及他使日本人在滿洲森林裏追趕？

南方沒有軍隊調到滿洲。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給國聯，中日都是國聯會員。但國聯僅有幾篇人道的演說。滿洲義勇軍是獨自作戰着。

一九三二年，日本進攻上海。誰會忘記抵抗了兩月的英勇的十九路軍的功績？

在戰爭時，江西的中國蘇維埃要求加入任何軍隊共同打日本人。

中日停戰協定在上海簽字。政府相信日本現在已經滿足於滿洲，乃回到牠「國內和平」的老政策。「反叛」的新定義發明了。倘使說在平服共產黨之前就與日本作戰是反叛。鼓動收回滿洲——反叛。爲義勇軍募捐——反叛。

十九路軍反日英雄從上海撤退，送到福建打紅軍。他們打了一年。終於他們也反叛起來，成立了新政府。反叛者未能集合起力量，而在南京飛機轟炸福州後就傾覆了。飛機是由人民的捐助而買的——是爲了用來對付日本。

日本人向華北侵略。接着上海「停戰協定」而來的是塘沽「協定」。因此華北的一部份成爲「非武裝區」。那就是中國軍隊不准進去，而日本軍隊由於拳匪草約的規定，可以沿鐵路線任意移動。塘沽妥協給與日本飛機有權考察該地，以便看看這片面的解除武裝是否完全實行了。

一九一五年夏又來了一個恥辱。何梅「協定」塞住了因循的中國的喉頭。牠的條文規定中央政府軍隊離開河北及察哈爾。中國的統治的黨——國民黨的任何組織不能在這些省內活動——甚至也不能在北平天津大城市內活動。反日的愛國者是要檢舉的。地方行政機關要從新產生，需用日本人爲「顧問」。

中國的軍隊老是在西藏的邊境追逐共產黨。

日本官方及日本報紙公開的討論將出現的華北五省——河北，察哈爾，山西，山東及綏遠與中央政府當局的分離。山西的煤的儲量，據大英百科全書說，足夠全世界一千年之用。河北富於煤麥及棉花。察哈爾及綏遠有鐵，獸皮及羊毛，山東有煤棉及麥。日本的理論家說，這些省份將與日「滿」形成經濟集團，供給日本征服世界夢想的原料。

但是日本人的夢永遠不得實現，當時該處新的侵略遇到中國人民的抵抗，這是中國政府從來不敢做的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號及十六號幾千北平學生，冒了宋哲元警察的盒子砲以及日本人恐嚇他們的機關槍，在這古城遊行和喊口號，那成爲民族救亡運動，後來的西安事變以及最後國民抗戰的統一陣線的口號。然在一九三五年「打倒××帝國主義」與「停止內戰對日作

戰」是認爲反叛的。許多學生是英勇的犧牲了。日本是官認的「友邦」——並暗示現存的內戰是異端。反紅軍的數年戰役不是內戰只是剿「匪」。

然而，北平的示威以及他們掀起的全國反抗高潮，阻止了日本目前的計劃。射擊這些男女孩子是危險的（歷史告訴我們在一九一九及一九二五對於學生的大屠殺後，整個的國家就動起來了），他們的病人突然的被投入于寒熱病中，使日本軍醫在對中國巨人作另一次的開刀前而停止了。第一需要叫他平靜下來，再使用更多的麻醉藥。

但是用麻藥已是太遲了，中國人民通過北平學生已向日本說過：「這塊土地是我們的，不戰爭你是拿不去的。」一九三五年六月的北平「協定」，由中國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與日本華北駐軍司令梅津締結，是中央政府簽定的最後的妥協文件。

學生示威後半年，中國統一的真正試驗到來了。廣東及還西的軍事領袖早有野心取得國家政權。現在他們準備進兵南京，並且打起反日旗幟以取得全國的支持。北平事件已使日本震動及不安。但這一新的發展並不特別苦惱她。她安坐着希望——內戰。

她甚至很謹慎的用曲折的方法，給予南方新發生的反叛者以安慰，雖然他們是在反日的口號下進行的。只要他們打起來，而中國從痛苦中堆積的軍備與她小心訓練的正規軍在鬥爭中消耗完，他們的呼喊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但是在北平街上叫着「停止內戰」的學生，却沒有做到牠，他們被當局控告爲僅僅是帶了

面具攻擊政府（三）。他們表現了整個中國人民深植着的信心，即面對了日本人的威脅，一切內部戰爭必需停止。不管南方的口號如何，牠的冒險並未發生內戰。相反的，廣東人民全然拒絕支持牠——並沒有戰爭，兩頭政治的年歲是結束了，南方處在中央政府的管轄下。

那年夏天，紅軍開進山西省，牠的口號是：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。我們需要反X的國防政府！」

同時，當日本想將他們的間諜擴張到遼遠的西方成都時，一個重要的事變發生了。他們派「考察員」拜訪該城，準備在此地開設領事館——他們堅持這樣做，也不管在該區他們並沒有貿易，以及中央政府的激烈反抗他們這樣做。考察者永不回來了。成都街上的示威者把他們撕成粉碎。

秋天裏，日本人組織了一支雇傭的蒙古軍侵入綏遠省。他們所遇到的不是談判，妥協及中國人的撤退，而是抵抗。中國的軍隊，包括中央政府的軍隊，在百靈廟獲得重要的勝利。整個的國家在狂熱中。迷惑的，實際的，職業的綏遠守兵說：我們不怕日本人，但是我們與那些代表有什麼關係？每天他們來了許多。我們如何養活他們？他們都從那兒來的，這些學生，商人，婦女及有職業的人，手裏帶了禮物的人們。

華北的人民感到「這塊土地是我們的。」「為什麼我們不給防守牠的人以報酬呢？」在軍隊中，教訓是不會喪失的。當他們內戰時，從沒有代表及自願的野戰醫院來煩他們。沒有人稱

贊他們是英雄，他們是失去依靠的人，而現在第一次的，他們也開始感到：「這塊土地以及所有的這些人——是我們的。」

上海青島及天津，有非常重大的發展，日本紡織廠內有十萬以上的工人進行總罷工（四）。工人的要求是經濟的，但牠的背景却是政治的。十萬中國工人表示着他們與綏遠戰士的一致。他們的口號是：「爲什麼我們受我們國家侵略者的剝削？」

罷工繼續了一月。雖然當局企圖壓制牠，如同他們對這時一切的民衆運動的壓制一樣，可是整個的中國民衆認爲這是有最大民族意義的事件。在青島，日本登陸的海軍威脅罷工者——半餓的棉紡工人，他們大多是婦女。於是中國的每一個愛國者認識了，這些激怒起來的工人是領導着整個國家的鬥爭。最受剝削的人們，他們每天的所得喪失了就要飢餓，所以反在民族敵人的立場上是堅固的。在上海，罷工尤其促成了並加強了中國各階層的愛國者反X侵略的聯合陣線。全國救亡協會組織委員會保衛，幫助及安慰反X的罷工者。委員會裏有着名的雜誌出版者，上海法學院的教務長，另外兩個律師，一個著作家，一個教育家，以及一個有名的金融家。這是將來的預兆。

政府的動搖這時是逐漸的結晶爲一種抵抗政策了，人民反X活動的增長，勢將強使政府宣佈其意向。牠害怕了。牠接受挑戰，把整個委員投之于獄中，控告他們「危害民國」，死是對這個罪名的最大責罰，逮捕掀動了整個中國社會。在最高統治當局方面，軍事總監馮玉祥將軍及

其他重要官員公開表示反對。反×統一戰線在它的範圍及力量方面都增長着。

同時紅軍與西北剿匪軍間的戰爭是停止了。共產黨在反×口號下前進。「征剿」他們的是東北軍人，他們的唯一希望就是與把他們從他們的家鄉驅逐出來的敵人肉搏。在理論上反共戰役仍是繼續的，並會要努力，作最後一次的努力，使他在實際上繼續。新的隊伍開到了——打败了。一個命令發下來，將不願作戰的東北軍調到別一部份，結果是壯觀的。蔣委員長來看看反共戰爭實際上是否在進行，却被東北軍誘綁而遇到了統一戰線的綱領。這綱領包括要求釋放在上海逮捕的「七領袖。」

依照蔣夫人自己的證明，當時傳說共產黨縱容誘綁是完全不正確的。他們急急的召集會議，堅持釋放蔣委員長。這樣做，證明了他們與中央政府合作反×，以及他們堅持要求停止任何內戰的宣言的忠實。

因而，一次重大的悲慘的國內軍事衝突是避免了，委員長回到南京時，得到中國歷史上最熱烈的一次歡迎，幾十萬的人民看到他的釋放就是內戰的終結。

在這危急之時，一切愛國的中國人顯示了許多一致的直覺的反響。

他們反對某些野心的南京軍官的要求，那即是要同時將「叛徒」及蔣除去，實行立刻征討。（假使這一戰役開始了，日本一定默契支持一切的煽動，撤退壓制青島罷工的登陸海軍，甚至應允在反西北的任何行動中作軍事合作。這爲了在中國有另一次的內戰了！）

